

我与城

# 船城好，且上古城楼

■陈新颜

有时候我会觉得，其实一些景区里名字带“楼”的建筑不一定具有楼的特性，因为其一不能为人遮风避雨，二不能供游人登临远眺，存在于天地之间却只剩下摆设般的景观作用，未免令人遗憾。相比之下，你能发现船城会理拱极楼的好。任何人都可以登上去，花极少的钱，叫上一杯茶，然后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，舒舒服服地往藤椅里一坐，一边品茶，一边看风景，静静地感受这座古城的气息。不要说这没有什么，要是在古代，这大概是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

拱极楼本是会理古城北门的城楼，始建于明洪武三十一年（公元1398年），为重檐硬山式穿斗木结构。会理古城原有四门，修建之初，只在北门头上建有城楼，用于司鼓定更。那时候，城中还没有钟鼓楼，北门城楼在当时便算得上是会理城的制高点。城头每日应有士兵巡逻，他们通过垛口，南顾可观看城中动静，北望可察看城外敌情——若有敌来犯，城头便有人吹响号角，于是，众士兵纷纷各就各位，或执枪拥盾，或挽弓搭箭，进入战备状态。清道光二十一年（公元1841年），北门城楼毁于火灾，当时的会理知州何咸宜命武举苏必和对

其进行补修。即便以补修的时间来算，这座楼距今也已将近两百年，相对久远。

而比拱极楼更年深日久的，是楼下的城墙与门洞。历经六百余年的风吹雨打、霜雪侵蚀，原本的青砖墙已然变成灰白，其间还夹杂着一些砖红与砖青，整体看上去，斑斑驳驳，光怪陆离；夕阳斜照下，更是给人以无穷无尽的沧桑感。以手触摸城墙，指尖碰触到的地方，不时会落下一些粉末状的砖屑或苔屑，宛如岁月的尘埃落满史册的封面。立于城墙之下，仰望城墙高处，砖缝间杂生着一些野草与灌木：紫茎泽兰、密蒙花树、缎子花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野草；低头看墙根脚，上面爬满碧绿的青苔，潮潮润润的，仿佛闪着年华深处的光芒。

纵使岁长、墙老，拱极楼至今依然可以供游人登临。出钟鼓楼（凌霄楼）的门洞一路向北，走到北街的尽头，沿着城门洞右侧一条仅可容一人行走的巷道往东走十余米，转身拾级而上，便可登上拱极楼。站在北面的齿墙边，城外的山川草木一览无余；再到南面的齿墙边一望，凌霄楼、北街、街市上的行人以及街道两旁的民居商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楼本不高大，一共两层，但建在城墙之上，便显得不高不

矮、不胖不瘦，刚刚好。名为“拱极”，取《论语·为政》中“为政以德，譬若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之义。

我曾无数次登上拱极楼，有时候是一个人去，有时候是与朋友同去。在拱极楼上，坐着或站着，会友、喝茶、聊天，望云、听风、读书，可动可静，无所不宜。偶有客人从外地来会理，我也必带他们登上拱极楼看一看。登上城楼，天地变得广大起来，人的心胸也变得宽广起来，原先以为大得不得了的事情小了；走下城楼，回到生活当中，原先看不上眼的柴米油盐大了。忽然觉得这座古城楼是一位哲学家，它似乎在告诉我们，看似渺小的人未必就真的渺小——眼界不宽、格局不大，只因其还未登上城楼罢了。因此，人在低处时，不必因为羡慕站在高处的人而感到自卑；而站在高处的人，也不必看不起站在低处的人。站位不同或许会导致境遇不同，而站位则不是恒久不变的。如此说来，楼似乎更像是一面镜子，映出事物背后的哲理和深远意味，使游人可以在上楼下楼之间观照自我，感悟人生。

其实，我更愿意将楼理解为一个看风景的地方。登上会理的拱极楼，看熙熙攘攘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北街，我时常会感受到一种生的乐趣，随之联想到的

是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；有时候，比如端午节、春节期间，我又会觉得，在城楼上，自己眼中看到的景象更像是一篇汉代的大赋，铺陈排比，气势不凡。

想着、悟着，我又登上拱极楼，仿温庭筠《望江南》，填了一首词：船城好，且上古城楼。满目人间烟火气，一篇汉赋大风流。闲坐亦消愁。



## 烟火人家

■周天红

秋天就是收割的季节。收割点什么呢，当然是庄稼、劳动以及时光的累积，更少不了那一滴汗。

玉米，是金光闪闪的。金花山出不出产金花？村子里没有哪个敢说他们真正见过。金花山就出产玉米。一坡一台，一眼望去，那都是好地呀，全是黑油沙土质。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这地保水保肥，养人呀。开春的时候，玉米种子播下去，经过两三场春风春雨，玉米苗便奔着命地长。收秋的季节，站在金花山顶一看，阳光里，金黄色的玉米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十分灿烂。

心里高兴，干起活就有劲。东山顶上的天空才刚露鱼肚白呢，村子里就热闹了。背背篓子的，挑箩筐的，提篮子的，出了村子都往金花山上走。金花山就在村子的西边。村子里有

山歌唱着：“西山顶子上金花开，妹娃子从东大步来；一筐老玉米，抱着一兜哟拾……”金花山顶坡上的玉米抬回家，那就是一家人的希望。要想过上好日子，就得一家人和和气气地干活。玉米棒子整回家，那就得晒呀堆呀，都是活啊。一家人要是闹矛盾，这活怎么干呢？晚上又是忙活。一家人吃了几口稀饭，赶紧围坐在一起，脱玉米粒。这可不是什么好活。早些年，还没有什么机械设备，脱玉米粒全靠手工。一个晚上下来，家里每个人两只手心都磨红了；要是不小心，粗皮子都给磨出血印子来，火辣辣地痛呀。可再痛都得干活，这就是劳动，这就是过日子。

收割完了玉米，豆子就该黄了。豆子一黄就得收，不然的话，过两天就收不回来了。媳妇岩背对着金花山，那一岩一坝，就出产豆子。秋天里，几天的大太阳，媳妇岩那半坡，像

## 收割时光

一幅彩色的画，黄一块、绿一块、麻一块的，好看着呢。收豆子，那是技巧活。一定要抢在太阳出来露水未干之前干活，那时的豆夹子还没晒干，背着捆着挑着都好弄。要是太阳把豆夹子晒干了晒烈了，一碰，豆子全从豆夹子里跳出来，一地一草一沟地乱跳，那就不好收拾了。对于这点技巧活，就数村西头的李二毛最精明。按村里人的话说，李二毛是属夜猫子的，半夜就起床收豆子。李二毛把豆子杆背回家整了一晒坝时，太阳才刚从东山顶上睁开眼。豆夹子不在坡上爆裂而是全在晒坝里暴开，豆子损失就小了呀。李二毛收割豆子杆时，轻手轻脚的，像猫抓耗子一样，生怕把豆夹子碰暴了豆子跑脱了。

当然，秋天收割最多的，那就是稻谷了。

烂包沟，一沟的好田。一条小溪从媳妇岩那山岩山沟里

流下来，下了岩，绕着村子九弯十拐地流着，把村子的土地滋润得有模有样的。那些大块小块的田，栽下秧苗就能丰收。收割稻谷那可是个大忙活，一家人齐上阵都不行，还得周围四邻、亲戚朋友帮着。俗话说：“秋前十天无谷打，秋后十天打不赢。”收割稻谷就那么些短短的时间，要是收割不赢，几场秋雨下来，谷子就烂在田里成秧子了，喂猪都不吃，那就惨了。

一切都得抓紧时间。天刚蒙蒙亮，趁着凉快，得赶紧开割谷穗。随之而来的，就是东头西头满村子打谷子的声音。打谷子，真得打呀。那时候全是用人力，一大把谷穗抱起来，使劲往拌桶架子上摔，那谷子才从穗子上脱得下来，否则就脱不干净，抛撒了，让人心痛呀。颗粒归仓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眼看着到手的庄稼抛撒了，谁又忍得下心呢。就是村子东头的赵大才——出了名的“赵大

懒王”，打起谷子来，那都是一本正经地干活。饿肚皮的日子，谁都不想过。其实赵大才也不是真懒，就是没计划。村里人说：“吃不穷，穿不穷，不会计划一生穷。”后来，赵大才被二叔带了两年，学了不少东西。赵大才的稻田，变成了年年丰收的宝地。村子里还有一句话：“只要肯努力干，太阳都有从西边出来的时候。”

时间，一切都得交给时间。秋天，就是收割时光的好时候。那些用时光、劳动和汗水浇灌或是一丝一缕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庄稼，就在阳光里，看得人高兴，心里泛起阵阵欢喜。收割既是一个劳累的过程，也是一个喜悦的时刻。春播、夏管、秋收、冬藏，在四季轮回着的时间长河里，谁不想在收获的季节里，取得沉甸甸的欣喜呢？

但愿我们都能在收割的季节里，收割最好的时光。